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目錄

戶政十八旗生計

根本四計疏

全地利重根本疏

滿洲兵民生計疏

八旗開墾邊地疏

八旗屯種疏

八旗屯種疏

復原產籌新墾疏

請發八旗駐防各省疏

口外駐兵疏

漠軍生計疏

八旗公產疏

會籌旗人疏通勸懲四條疏

擬時務策

上奉天府尹論逃人書

和珅

王益

陳之

舒赫

范一

樂時

張若

孫嘉

孫嘉

孫嘉

孫嘉

莫和

沈起

鄒裕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

戶政十八旗生計

善化賀長齡耦庚輶

根本四計疏乾隆十年

御史和其衷

臣自奉 命稽察 盛京事務以來已歷二年。凡地方之情形。旗民之生計。一有見聞。必廣諮博訪。悉心體

察。冀效一得之思。以仰副 聖主擇及芻蕘之至意。

一重邊疆以資防範也。伏查山海關外迤北迤東一帶。共設七邊。邊門之外。則係各蒙古部落。由七邊之東而南。直接鳳凰城。則爲六邊。乃奉天甯古塔之方界。此 盛京東北二面之屏藩也。向來各邊俱編木爲柵。以限內外。柵外淺濠。以禁越度。該管各員。勤于巡防。隨時修浚。邊防寔稱嚴密。乃聞近年以來。總理大臣漫無稽查。該管各員遂因之怠玩。附近邊門數里。尙有濠柵。離邊門稍遠者。多成坦途。不惟大夥私參。易于透漏。亦恐違禁貨物。任意出邊。雖近經將軍加意辦理。較前已覺改觀。但積玩之後。非大爲整飭。嚴立章程。誠恐將來日久。視爲具文。仍復廢弛。請 勅交將軍達爾當阿于本年巡邊之時。親身周歷。詳爲相度。木柵務令堅密。土濠

務令深通。以復舊制。并將嗣後總理大臣。應作何輪流查閱。該管官員。應如何更番巡視。以及土濠木柵。應如何隨時修浚之處。詳悉定議。奏請施行。再查熊岳所屬旅順海口。設有水司營官兵。以爲巡防之用。與天津水師營聲勢遙相呼應。爲奉天南面之保障。關係綦重。乃聞相沿日久。亦皆廢弛。該管各員。既不勤加操練。兵丁巡哨。不過掩飾虛文。卽軍裝器械。半皆朽壞。似此怠玩成風。何以固疆圉而資彈壓。亦請 勅交將軍達爾當阿將自今作何整理。嗣後如何稽察之處。一并詳悉籌議。奏請施行。庶邊海要區。防範既嚴。於彌盜稽匪之

道不無裨益。

一廣積貯以裕民食也。奉天土厚泉甘。深宜稼穡。收穫之多。既倍於他省。糧價之賤。亦半于內地。故每遇豐收之年。轉有熟荒之慮。且小民止顧目下。鮮知蓄藏。偶遇偏災。卽束手無策。此皆當預爲籌畫也。伏查乾隆八九年。仰賴 聖主洪庥。連獲豐收。今春雨雪調勻。民間俱已及時播種。將來接連得雨。大有可登。請 勅

交奉天將軍府尹。將旗民各倉。現在寔存糧石。是否足用。應否買貯之處。詳審收成分數。定議具奏。若須添補。則動支備用銀兩。揀派廉幹之員。分頭買貯。以裕倉儲。仍照常平之例。每年于青黃不接之時。或借或糶。以濟民食。若倉糧足備各項之用。無須添補。則請將海口之禁。量爲寬展。使內地商賈。源源流通。以免傷農之患。如此通融辦理。于內外民食均有裨益。

一興紡織以濟民用也。伏思小民生計。衣食爲先。務本要圖。耕織並重。獨是奉天各處地多宜棉。而布帛之價。反倍于內地。推原其故。大抵旗民種棉者雖多。而不知紡織之利率。皆售于商賈。轉販他省。旣不獲種棉之用。而又歲有買布之費。此亦當亟爲經理者也。臣愚見似不必繩以官法。迫以禁令。惟 勅交奉天將軍府尹。加意講求。寔心勸諭。多製紡織之具。頒發各屬。令有司依式成造。量給旗民之種棉者。仍雇覓善織之工數人。令其因時隨地。多方教導。卽以民間紡織之多寡爲該管有司之功過。如此行之。數年之後。人獲其利。必競相趨展。轉效仿。將不煩程督而各勤其事。出產漸盛。布價自平。于旗民生計。不無裨益。

一廣開採以利民用也。奉天各屬山多樹廣。材木柴薪。用之不窮。近年以來。生齒日煩。取者益衆。附近山場。木植漸少。而市價因之愈昂。民間日用。頗覺艱難。查錦州以西。甯遠一帶。山多產煤。現經封禁。向來地方官員自

顧考成。唯恐生事。雖屢經有人奏請開採。而終阻抑未行。伏思奉天東南之北西湖一帶。逼近盛京。因地多產煤。現已開採有年。附近旗民。寔屬利賴。亦并未聞有聚匪生事之端。今甯遠之煤事。同一體。且離奉天甚遠。較之北西湖。更爲不同。而乃將此天地自然之利。爲因噎廢食之計。置之不問。則深爲可惜。伏祈皇上勅交奉天將軍府尹。確實查明。如何招商開採。作何設法稽查之處。查照北西湖之例。斟酌定議。奏明辦理。於旗民生計。亦有裨益。

全地利重根本疏順治十四年

吏科給事中王益朋

臣惟時詘舉。難與慮始。然事關重大。貴在開先。始之規模不立。則無以垂奕世而示來茲。臣有一得之愚。可以厚功。臣收地利。明官守。宣教化。重根本。備海防者。敢不爲。皇上陳之。臣稽載籍。歷代建都。不一。明洪武都金陵。永樂遷北平。以金陵爲南京。雖各功臣隨還于燕。而所賜田產。皆委家人莊頭。在彼耕種。收穫租糧。供送本主。原非轉國而遷。置舊都于偏廢也。我朝定鼎燕京。則遼陽發祥之地。寔猶昔之南京也。自墨勒根王苟且補苴。而陪京規制。闕焉未舉。幸皇上親政。加意根本。懸爵招民。權宜鼓舞。究竟所招不多。生聚無幾。開墾未廣。名器徒輕。頃見遼陽知府張尙賢招徠不繼一疏。有云。去歲自春徂秋。招頭絕跡。請勅部設法招徠。或此法難行。更有彼法可通等語。而部覆以爲招民之例。原經會議題定。已屬破格鼓舞。無庸再議。臣愚以爲與其懸爵招民。應之者少。不如做明初之制。將遼陽等處田地。酌量分給功臣之家。令其委託家人莊頭耕種收穫。供送本主。彼之地利既熟。而辦種必饒。又無煩司農之籌畫者。況八旗兵丁。加以連年水患。戶部議給勞糧。公私兩受虧耗。孰得孰失。明白易見。至於近畿之地。圈給八旗。朝廷雖有撥償。恐難盡如原數。以臣

愚計莫如卽將遼陽所屬餘地查數撥補有力之家不妨多給在畿民無失業之虞不獨無地而有地在朝廷鮮拋荒之患亦可因地而得民較之近日縣尉招徠其間容易繁難相去逕庭矣且旗下舊人常言關東土地肥饒可惜拋荒無人耕種由此觀之諒亦臣民之所樂行者此所謂厚功臣收地利之一也其陪京舊制在明朝南京設有文武諸司而科道糾叅之責部司權關之差咸得與焉查洪熙宣德在儲位時亦曾南京監國不止勳臣留守今遼既稱盛京則應察照會典量設部院科道滿漢官員按時修舉諸大典禮至于舊時衙宇似未盡壞畧加修葺所費不多所關寔大又知府張尙賢全遼文運已開一疏內云遼陽士子遼關攜妻挈子千里播遷情尤可憫較之寄籍在遼之永平生員視嚴綸爲故紙畏出關如虎穴不啻雲泥等語臣愚以爲士爲四民之首自當遵旨奉法爭先恐後以風小民何得藐視法紀如府臣所云者伏請

皇上嚴勅盡令出關各還故土勤學力農一勞永逸則其親友相依攜帶人口正自不少如有直省俊秀人等願赴遼試者許其全家移住卽與田產入籍應試每五名一爲互結立法之初暫寬冒籍之禁大抵不在本地開科則人情不肯爭相趨赴于作養士子之中寓招徠人民之計此所謂明官守宣教化之一也至於遼陽等處歷代以爲皆爲郡縣明初盡改置衛止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我朝初設一府兩縣其餘各城俱未建置見今海賊未戢風候莫測有備無患機要宜詳臣思祖宗陵寢所在王氣攸鍾寔爲重地若不預爲防維則濱海地方一旦賊踪飄忽而至其何以應之臣愚以爲自山海以東凡大小衛所城池俱當建置郡縣設立防守拱護聯屬生聚教養在此一舉此謂重根本備海防之一也抑臣更有請者前代大小臣工怙過不悛或調南京使之砥礪修省果能悔過仍復調回今以衛羣罪犯徒發遼陽雖亦填寔畿輔之一端

然而非法之善也。夫甯古塔尙陽堡尙可比之前代邊遠之處。而遼陽左右既屬盛京。當如明之應天等處。商賈輻輳。士民樂居。佳麗富饒。斯稱天府。豈可使罪人雜處其間哉。且此輩舞文狡猾。其心必異。子孫習染。種類不端。敗壞風俗。尤其小者。釀亂思逞。勢所必然。更不可不早爲區別也。

滿洲兵民生計疏 順治十二年

戶部尙書陳之遴

竊惟滿洲兵民實爲國家根本。年來窮苦日甚。關係非小。但富強霸術。利害相參。賑濟恩施久遠難恃。

臣謹以大道永計爲 皇上陳之。

一曰修舉農功。昔周代以法寓兵於農。本朝計丁受田。兵馬器械皆從此出。其制實與周合。乃連年飢饉。徧

野荒蕪。雖屬天災流行。亦由人功怠惰。應請 皇上急擇每旗才幹大臣一員。并諳練農事通曉水利官二

三員。將本旗地土逐處躬親巡閱。招集土民講求潰川何處當修。積水何法放出。中間地防決口。一一審詳預

備淫霖兼防亢旱。算工估費。敕下所司速措錢糧。佃戶量助人力。及時修築。限日告成。雖所費必多。實係

一勞永逸。豐年必然厚獲。凶歲亦不大荒。此乃務本之大道也。

一曰寬恤兵力。天下經制。漢兵歲費錢糧不下一千餘萬。乃守多不固。戰多不克。一有警急。輒勞滿旅。遠涉或

數千里。長征一二年。出兵之時。買馬置器。措費甚難。凱還之日。馬倒器壞。又須買補。滿兵月糧幾何。堪此重費。

應請 皇上嚴飭各督撫提鎮將所統轄將士悉照滿洲兵法訓練精強。如有棄城逃陣。亦照滿例行法。若

失事重大。文武大吏俱依律治罪。如此則人知警畏。自然力戰固守。滿兵可以養威省力。力省則財足。財足則

兵精。果有強寇大敵一出。立可掃除。不至久征多費矣。

生計疏 八旗開墾邊地疏

一曰節省財用。大凡多費則貧。少費則富。治國治家。總是一理。滿洲兵民。素稱樸實。非有驕奢。但吉凶諸事。或循例相沿。或用情過厚。不無多費致窘。請 皇上稽古酌今。裁情就禮。將滿洲兵民諸事。制爲典例。務從儉約。如吉慶宴會。幣物毋過豐華。敬禮神祇。祭享毋傾家業。送終致孝。珍貴毋多焚化。其餘可以類推。仍須深加曉諭。除其習見。月有所節。歲有所省。目前可免窘迫。積久自能豐饒。非惟足兵實理。兼亦治世遠猷也。

八旗開墾邊地疏 乾隆二年

御史舒赫德

臣聞治天下之道。在乎由親以及疏。由近以及遠。果能使根本綿固。則枝葉自茂。臣愚以爲八旗者。國家之根本也。我 皇上深見乎此。體 列祖愛養旗人之聖心。有可利濟之處。莫不畢舉。兩年於茲。裨益多矣。

然以久遠計之。猶未見其可以無慮也。蓋養人之道。在乎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利之。必使人自爲養。斯可以無不養。如若按人按戶。給衣給食。雖一州一縣。尙不能徧。況八旗之衆乎。我 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計。頗稱豐厚。者人口無多。房地充足之故也。今百年以來。甚覺窮迫者。房地減於從前。人口加有什伯。兼以俗尙奢侈。不崇節儉。所由生計日消。習尙日下。而無所底止也。夫旗人之所賴以爲生者。惟有房地。別無他項。若房地不充。雖百計以養之。究不過目前之計。終非久遠之謀。我 聖祖仁皇帝愛養旗人。不啻父母之於赤子。休養安

全。歷數十載。可謂深矣。可謂厚矣。而近年以來。尙至如此。此豈可不亟爲計慮乎。惟是京師房屋。尙可通融。而地畝則昔時所謂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屬於民人。前經臣工條奏。動帑收贖。奉 旨徐徐辦理。尙未舉行。臣

愚以爲卽便舉行。而八旗之人口太多。亦未必盡能有濟。故臣熟思長計。勢不得不變通布置。惟使不聚於一方。庶可並得其利益。苟能收效於日後。何必畏難於目前。伏思 盛京黑龍江甯古塔三處。爲我 朝興隆之

地土脈沃美。地氣肥厚。聞其閒曠處甚多。概可開墾。雖八旗滿洲。不可散在他方。而於此根本之地。似不妨遷移居住。且八旗之額兵。將及十萬。復有成丁閑散數萬。老穉者不在內。若令分居三處。不惟京城勁旅。原無單弱之虞。而根本重地。更添強壯之卒。事屬兩便。由是合計京師及三處地畝。均勻攤給。務使家有恆產。人有恒心。然後再教以儉樸。返其初風。則根本綿固久遠可計矣。但安土重遷。乃情理之固然。而就易避難。實事勢之所有。遷之道。必先料理于數年之前。俟三處一切之規模既定。然後於八旗之願往者。及生計極窮者。一一籌其起身安家等事。明白曉諭。厚加賞賜。俾各欣然就道。不知有遷徙之苦。方可不礙於事理。若料理稍不合宜。致有抑勒。或有遺漏。乃徒生一番擾累。轉傷旗人依戀之心。更復何益之有。是在皇上揀派忠厚明幹之大臣。於臨期悉心料理。庶可使之無弊耳。至於預籌之道。請密飭三處將軍等。令其踏勘所屬地方。其爲可墾之處。應得若干地畝。可住若干兵丁。作何建造城堡房舍。有無禽魚水泉之利。逐一審度。據實具奏。俟准行之後。廣募民人。擇地開墾。其無力者。官給牛具籽種。而不遽行墾科。俟地既熟。果有收穫。卽動帑建造城堡。以居民人商賈。該將軍量度情勢。如爲其人可以遷往之時。卽奏聞動帑。酌定移住人數。一面改造房屋。分定區宇。然後自京派往。俟到彼時。卽將所墾之地。按戶攤給。或卽仍令民人耕種。交租給兵。則旗人不過有一往之勞。而較之在京。已得世世之恆產矣。更祈皇上仍照舊例。開設公庫。將各省稅務。歸併旗員。並將旗地典與民者。收贖給還本人。其現存公中收租。每年散給窮人之地。一併分償無地之家。臣請以十年爲期。將前項事件。次第舉行。將見滿洲生計日增。一日仍復其初。廉恥之風。旣振。強幹之氣。自生。綱紀益張。根本益固。然後更爲因時制宜。則久遠之謀。更在於是矣。

竊惟人生所賴以生者衣食。衣食所恃以足者農桑。故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舍農桑而謀生計。其不可以持久也審矣。我國家休養生息。於今百年。戶口日繁。生計恒患其絀。而目前所尤宜急籌者。莫若滿洲八旗之恒產。蓋民生有四。各執厥業。士農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所藉以生計者。上則服官。下則披甲。二者皆取給於大官之錢糧。夫國家之經費有定。戶口之滋息無涯。於此而欲博施濟衆。雖堯舜猶有所不能也。我

旗生計久已上廬

宸衷。而恒產至今未定。蓋以內地已乏閒田。而滿漢總歸一視。其間經畫。固有甚難者。

考之前代。遼之上京中京。金之北京。元之上都。並在邊外。其地郡縣甚多。建有城郭宮室。遺跡可考。臣夙夜思維。以今日欲爲滿洲八旗立恒產。惟有沿邊屯田一法。昔趙充國屯兵緣邊九郡。後至金城。上屯田奏。謂有十二利。其大要在張掖酒泉等郡邊外。繕亭障。浚溝渠。春時人予田二十畝。至四月草生。令遊兵護田作。於以收肥饒之利。資捍衛之功。廣積貯之益。省屯兵之費。其初舉朝皆疑之。後竟獲其效。此往事甚著者。臣竊思近日甘肅等處。開墾已有成效。而安西一鎮。孤懸關外。自鎮以東。應不乏可耕之地。且聞其處多漢時故城遺址。臣愚昧之見。以爲宜特遣能任事不畏難之大臣。往行周視相度。如果有可以經畫墾種之處。似宜移在京無業旗人。往行屯田。官爲給道里籽種之費。俾設法開墾。緩其陞科。且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將來西北軍營。不惟可省轉運。抑寓兵於農。邊防抽調。亦甚便也。如以迤西爲遠。則遼東邊外。原我國家發祥之地。與京一處。似宜建爲都會。擇可墾種之地。派旗人前往駐牧。其餘如永吉州甯古塔黑龍江幅員不下四五百里。其間地畝

或僅設爲牧廠。或且變爲閒田。亦甚可惜。當此全盛之日。正宜不惜一時之勞。以維億萬年之固。至應如何經營。如何善後之處。統祈 勅下該部及八旗都統。詳細妥議具奏。務使旗人之生計有餘。而邊圉之苞桑永固。此誠因天地自然之利。可爲萬年不拔之基也。

八旗屯種疏 乾隆六年

戶部侍郎梁詩正

竊惟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之供。惠養深仁。當豫爲長久之計。臣奉 恩命簡佐農部。詳查每年經費出入

之數。伏見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兩。多不過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不等。而京中各項支銷。合計一千二百萬。所入不敷所出。比歲皆然。蓋因八旗兵餉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是兵餉一項。居國用十分之六七。此各項尋常支給。僅免不敷。而設有額外費用。卽不免左支右訕也。夫經制有常。固無可裁之額。而仰給太衆。漸成難繼之形。臣管窺之見。有不可不及時斟酌變通者。爲我 皇上陳之。查

八旗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餘并隨旗居住。羣聚京師。以示居重馭輕之勢。而百年休養。戶口衆多。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官。我 皇上至仁如天。慮其資生之不贍。特於正賦俸餉外。

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育之糧。免其借扣之銀。假以生息之利。且爲分置公產。聽令認買。撥給地畝。勸諭下屯。凡我爲旗人。資生計者。無不委曲備至。而旗人之窮乏自若者。不使之自爲養。而常欲以官養之。此勢有不能者也。臣比年以來。再四爲旗人思久遠之計。竊謂內地已無閒曠之田。而邊塞尙有可耕之土。興盛二京。實爲根本之地。王氣所鍾。其附近地方。膏腴未盡開闢。欽惟 世宗憲皇帝。運獨見之明。計萬世之利。念旗人

生齒日繁。而國帑不足以給也。欲於黑龍江甯古塔等處。分撥旗人居住耕種。俾得自爲生養。雍正十二三年

間。聞查辦已有定議。未及舉行。我皇上御極以來。廷臣亦屢有以此條奏者。惟是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旗人生長。輦下一旦遷至邊地。必多以為不便。卽中外臣工。見事體重大。亦未敢輕主其說。此所以常扞格而不行也。夫人爲一身一家之謀。或祇顧目前。不存遠慮。皇上統一宇宙。涵育羣生。自當全局運量。籌

及萬年。豈得爲因循姑息之計。且國家根本之地。既非諸邊塞可與比。而爲旗人開樂利之休。亦並未嘗使受謫戍之苦。此猶盤庚之誥。可獨斷於君心。而終以共喻於民心也。若慮事有難行。不及時早爲之所。雖現在尙可支給。而數十年之後。旗戶更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贍無窮之生齒。使僅取給於額餉之內。則兵弁之關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旗人生計日蹙。而民賦斷不可加。國用無可減縮。卽竭度支之所入。以資養贍。而終苦不敷。下且上下交困乎。且不獨此也。待養者衆。固無餘財以給之。分戶者繁。卽京師亦無餘地以處之。惟有酌派戶口。散列邊屯。使世享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兼以充實邊防。則蕃衍之餘。盡成精銳。陪京增拱衛之勢。外藩仰震疊之威。旗人既各有生聚之謀。國帑自無匱乏之慮矣。至沿邊地方。何處寬衍肥饒。屯田事宜。作何經理開置。與旗人當作何抽撥安頓之法。臣不能懸空詳度。伏乞皇上密查舊檔。熟計情形。斷自宸衷。特勅定議施行。

復原產籌新墾疏乾隆十年

御史赫 泰

奏爲敬籌復還八旗之原產。試開未墾之閒田。以資兵民萬世無窮之業。仰乞 睿鑒事。臣竊思我朝創業東土。統一區夏。以八旗爲根本。以四海爲室家。四海之衆民也。而八旗之衆則兵也。民之所以求安。與兵之所以待養。二者常相需。而要之衛民。必先以養兵。國家定鼎以來。布列八旗。分編叅佐領。爲之管轄。猶天下

之省郡縣爲之階。第八旗之設。參佐領。亦隱然以一旗爲一省。一參領爲一府。一佐領爲一縣矣。每一佐領下所轄不下數十家。每家約計自數口以至數十口。人丁不等。因徒有人丁而無可耕之土。是以一馬甲每月給銀三兩。護軍每月給銀四兩。皆每年給米四十八斛。核其數則數口之家可以充足。且於京城內外按其旗分地方賞給房屋。又於近京五百里內撥給地畝。良法美意。何以加茲。但考從前八旗至京之始。以及今日百有餘年。祖孫相繼。或六七輩。試取各家譜牒徵之。當順治初年到京之一人。此時幾成一族。以彼時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三分之一之產。而養數倍之人矣。

皇上洞悉其故。多方籌畫。添設馬甲護軍領催以及養育

兵丁餉項所須。每年不下數百萬。國家恩養八旗。至優至渥。而旗人生計猶未見充足。故前曾

論八旗

大臣各抒己見。爲之籌度經營。乃八旗大臣止不過取目前之事。爲之瀆請。

皇上因事關重大。料理誠難。

將從容辦理。以期盡善。此誠慎終自始之至意。臣愚嘗謂八旗恒產之立。必

聖天子在位。盡心盡力持之。

二三十年之久。其事之首尾始可收功。方今宇內清平。四海無事。又值我

皇上仁明天縱。且英年踐祚。四

此從容閒暇之時。正可次第舉行此等經年累月之事。不然日愈久而人愈增。人愈增而事愈難。以數十萬之衆生齒日繁。聚積京師。不農不賈。皆束手待養。豈常策耶。臣再四思維。則清查旗人戶籍爲先務矣。旗人散處京城內外。皆有檔案可稽。先宜查出人口數目。實有若干。除現在官員兵丁支領俸項錢糧足資養贍外。其餘不能盡養之人。必須立有恒產。始可以爲長計。然恒產之立。莫出房地二者而已。查旗人從前原有老圈地畝。與京城內外所有房屋。以資養贍者。相沿日久。如房屋一項。或本家遇有急需。措費無所。從而售出者有之。或因拖欠錢糧。賠償無力。從而入官者有之。夫彼此交易。其業猶在旗人。一經入官之後。則由內務府取租入充。

公用。卽間有將住房賣給旗人者。亦殊寥寥。況又有每旗生息十萬裕銀。該管之人。以爲借給旗人。恐致拖累。乃多扣分半二分錢。典賣房店。以爲子息。故京城內外。可以取租之房屋。現今爲官產者甚多。臣請將八旗之官。現在各旗內務府取租之房屋。徹底清查。酌定官價。或扣俸餉。或定限交銀。賣與旗人。則旗房可復原業也。至於在旗地畝。向例不許賣與民間。俱有明禁。因旗人時有急需。稱貸無門。不敢顯然契賣。乃變名曰老典。其實與賣無二。至今而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故前蒙 皇上天恩。交直督清查議贖。去年查明霸州等

五十六州縣衛民典老圈旗地僅九千餘頃。但在各州縣畏事。惟恐贖地一事。紛繁拖累。故奉行不無草率。而民間又未有不欲隱瞞旗地爲己恒業者。臣恐八旗老圈地畝。典在民間者。未必止於九千餘頃。何則。近京五百里之內。大概多係旗地。自康熙二三十年間。以至今日。陸續典出者多。贖回者少。數十年來。斷不止於此數。此次清查。卽係定案。若少有隱匿。則旗人之產。卽永爲民人之業矣。臣請特派大臣。將戶部圈佔地畝原冊。及陸續給旗地畝檔案。逐一查出。令各該旗按冊查對。分交各佐領傳喚原業主。詢問此項地畝。曾否典賣。及已經典賣者。在旗在民。共若干畝。其在旗者。令原業主輾轉查明。現在何旗何人名下爲業。其在民者。從前於何年月日典與何人爲業。如或年代久遠。無從查考。及原業主無人。俱照部冊開明咨送。以便查核。除在旗地畝毋庸置議外。其在民者。奏派八旗諮練之叅佐領。前往會同各該州縣。將民典旗地。逐案查對。如部冊之內。有坐落該州縣地畝。而該州縣所造查出旗地數目。竟無此項地畝者。卽於本州縣地丁紅串內查對。如係國初以來。卽在民人名下交納錢糧者。方係民地。若從前並無紅串。忽於康熙年間。託故起有紅串。而其地畝段。又與部冊彷彿者。卽係隱瞞之旗地無疑矣。如此清查之後。再令八旗大臣。會同戶部直隸總督。詳議動項。陸續

續官贖而令原業主取贖於官。或按限交銀。或俸餉分扣。如原業主無人。及無項指贖者。即令在旗之人認買。在旗人得地。可以取租。在民間出租。即仍種地。兩無所損。以後將民典旗地之弊。永行嚴禁。則從前旗人原有之房地。盡歸旗人矣。至於八旗生息銀兩。係

世宗憲皇帝爲賞給兵丁紅白事件之用。故每旗發帑金

十萬兩。交該旗王大臣酌量經營。一分起息。並非令典買房地。佔旗人之恒產。爲滋生之策也。查康熙年間。入府即有生息銀兩一項。數十年來。滋生者多。拖欠者少。而且利息微薄。便於旗人。嗣後各旗料理生息銀兩之法。未有善於此者。臣愚以爲今日各旗生息銀兩。俱宜照宗人府之例。亦改爲一分起息。借給旗人。所得微息。自足以充賞給之用矣。夫

國家之爲八旗計長久者。房地兩項。今既盡數贖還。而又有歷年增添之餉項。

所以養贍旗人之策。固已無遺。議然而在京之房。與近京之地。不過止有此數。即使人丁滋生。倍衆斷不能倍增。恒產於前數之外。誠欲爲旗人萬年之恒計。則莫如開墾沿邊地方。使民有可耕之田。爲八旗無窮之業。一地兩登。尤

國家第一之良法也。臣近接閱邸抄。見大學士伯張廷玉等。議覆御史柴潮生奏請開墾奉天等

處屯田一摺。內稱查沿邊一帶。先據調任直督孫嘉淦奏稱。獨石口氣候甚寒。不宜五穀。惟獨石口外紅城子開平城及張家口外興和城北城子。可耕之田甚多。約計可駐滿兵一萬經

特簡王公大臣前往彼處詳

勘妥議具奏。嗣據奏稱。口外地方寒冷。霜降且早。所耕大半皆係糜黍蕎麥。耕種五穀者少。即使盡力耕種。不能保其必穫。且每年所穫。可不足供兵食之處。亦不能預知其開墾駐兵之處。應請停止在案。臣查從前孫嘉淦所奏。惟獨石口一處。氣候寒冷。不宜五穀。而獨石口外北行三十餘里。即係平原曠野。再五十餘里。爲紅城子。增垣猶在襟山帶河。平曠沃衍。再百餘里。爲開平。卽元之上都。其間可耕之田。不下數萬頃。再張家口外西

行七十里爲興和城。北行百餘里爲北城子。川原甚廣。一望無際。土脈之肥。過於開平。其間可耕之田。亦不下數萬頃。又云。或疑口外聚集多人。恐於蒙古滋擾。諸城左右。皆各旗王公大臣牧馬之廠。今墾爲田。恐旗人有所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難於收穫。山少林木。恐其難於柴薪。凡此疑難之處。臣皆遍觀而細訪之。口外之山。綿亘千餘里。名曰大垣。凡垣內之田。皆已招民墾種。現在征錢糧。此諸城之地。逼近大垣。皆係旗人牧廠。與蒙古無涉。旗廠之外。乃太僕寺游牧之地。游牧之外。乃察哈爾居住之處。察哈爾外。乃爲內扎薩克地方。彼此隔遠。無由滋擾。八旗牧廠。所佔甚大。多有餘閒。可以併省。又游牧之地方數千里。割其一隅。即可免給。至柴薪稍遠。未嘗缺乏。且垣內諸山。多有產煤之所。若招民開採。自可足用。臣於三月在獨石口。草茅未青。十四日在紅城子。青草長及一寸。氣候可以春耕。開平城外隴畝猶存。碾碓尙在。若非種植。何以有此。興和氣較暖於開平。其爲可以耕種無疑也。等語。是孫嘉淦從前所奏。開平等處可耕之地。乃伊巡閱邊關親行相度。不但地方之寒暖降霜之早晚穀種之相宜。一一籌畫詳盡。而且將日用之水火煤薪旗民之相安蒙古旗廠之無擾以及山場之可牧平原之可獵。皆無不悉心區別而聲明矣。而原任大學士伯鄂爾泰等。讞詎口外地方寒冷。耕種五穀不能保其必穫。請停止。乃係約畧慎重之辭。惟恐其見功不易而耗費殊多。固是利不十不變法之意。然旗人之滋生無窮。國家之帑金有數。沿邊既有天地自然之利。與其使之就蕪。何若墾之爲田。若慮其不能見功。何不聊爾小試。如其無益。則請停止。如其有益。自當另爲籌畫。惟孫嘉淦從前所奏。料理區別公田民田之法。有不可行者。其曰興和開平等處地畝。令民人墾種。擇其近城之地。平方寬遠者。畫爲公田。其餘皆爲民田。每墾民田二頃者。必令墾公田一頃。民田以爲世業。公田分給旗人。酌定租粟。加之月給錢糧。則

旗人之衣食。自益寬裕等語。蓋旗人原不善於墾田。欲開荒地。必得招民佃種。若三頃之中。取二頃爲民人。世業一頃爲旗人公田。不但養旗人之田地無多。且此地既有民業。而旗人又不善於耕種。界址相連。易於朦混。不三二十年之間。民典旗地之風。又與京師五百里之內者無異矣。至於月給錢糧一說。尤不可行。蓋錢糧乃國家之經費。自有定額。理宜統天下之所入。通盤而合計之。斷無隨無限滋生。入數屢增添之理。有此

一不可行。則其料理之法。自當別籌。臣請我

皇上暫派幹畧之臣。帶領善於稼穡之民。於興和開平諸城

境內。每處分發數十人。量爲開地數頃。如彼處天氣之寒暖。地脈之肥沃。相宜種植。實如孫嘉淦從前所奏。行之一年。果有成效。明年將彼處但凡可興稼穡之地。逐一查清。官備牛具籽種。招關內附近居民。有願往彼處耕種者。令其每丁撥給上地五十畝。中地與下地酌量撥給。每一丁作爲一牌。每十牌作爲一甲。甲編名號。牌編次第。令其相度土脈相宜之穀粟籽種。卽與東作。與之分糧。如一年得效。明年可以推廣。地方加倍行之。明年又復得效。三年更復廣開地畝十倍。行之推而遠之。其利無窮。所得之糧。運至關內。平糶於直省歉收之地。所得米價。抵充牛具籽種之公項。行之既久。公項抵清之後。每年所得糧石。平糶於關內。而量積於關外。其糶出糧價。亦存貯彼地。積之數年。可足分撥旗人之後。卽動此項銀兩。在彼地蓋造房屋。量彼地之大小。出產之數目。酌定撥兵之多寡。將京師旗人內無恒產之人。陸續撥往駐防。卽將彼處地畝。酌量撥給。其願自行耕種者。聽其自便。其不能種植之人。令其佃種於民。分糧食租。以資養贍。如此行之。既有成效。然後將奉天一帶可墾之處。亦照此陸續開闢。撥兵居住。使其三時力田。歲晚講武。散則爲農。聚則爲兵。不但八旗可圖久遠生計。而民人賴以資養者。亦不可勝數。不三二百年之間。自西至東。綿亘數千里。勢如長蛇。可以南視九省。北鎮諸